

丛书主编 马瑞芳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 发展研究

吕玉华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丛书主编 马瑞芳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 发展研究

吕玉华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研究/吕玉华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马瑞芳主编)

ISBN 978—7—5328—9087—3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理论
—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5139号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马瑞芳 主编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研究

吕玉华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mm×1000mm 16 开本

印 张: 17 印张

字 数: 22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9087—3

定 价: 59.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659



总 序

2005年我担任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后,考虑到学科自身优势和发展需要,拟组织本学科教授撰写一套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对此选题很感兴趣,并申报国家“十一五”规划出版重点项目,获得批准。我们特别邀请山东师范大学王恒展教授加盟。历经十年,这套丛书的九部书稿终于集体亮相于读者面前。

为什么选择撰写这样一套丛书?因为此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多侧重于“史”“论”,侧重于思想艺术分析,对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文体,如何萌芽、产生、发展、壮大,直到蔚为大观,对各类小说的发展过程、阶段、特点,研究得似乎还不太够。有必要采用多角度、多侧面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脉络做一下梳理和开掘,总结出一些可以称之为规律性或中国特色的东西。

那么,这套丛书涉及并试图总结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哪些规律和特色?

一曰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范围、分类。今存文献中,“小说”这个词语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论》: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①小说研究者早就认识到这里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言论，指与“大达”形成对比的小道，还不具备文体“小说”的含义。小说在汉代之前尚缺乏独立的文体意义。在漫长的文学发展长河中，随着小说题材的拓展和小说创作艺术的渐渐成熟，“小说”才成为以散文叙述虚构故事的文学体裁的专称。中国古代“小说”一词内涵、外延都相当复杂，既有文学性文体部分又有非文学性文体部分。各朝各代学者对小说做出了各种分类。16世纪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后三类就属于非文学性文体。后世学者对文学性小说文体的分类通常按语言形式做文言和白话之分；按篇幅做长篇和短篇之分（中篇小说通常被包含在短篇小说之内）；按内容做志怪和传奇之分，还有更具体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人情小说之分……不一而足。本丛书着眼于文学性文体小说的研究和分门别类的细致考察。

二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孕育、滋养过程。考察哪些文体、哪些因素对小说的产生起作用，这一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先秦两汉语言文学中。先秦两汉并没有产生典型的小说文体，但此时的多种文体如神话传说、历史散文及诸子散文、史传文学甚至《诗经》《楚辞》都给小说的产生以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影响。其中，神话的原型人物、典故、构思，史传文学的叙事笔法和杂史杂传，诸子中的“说体”故事和寓言故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起到决定性作用。本丛书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做了全面深入探讨，提出一系列新见解。如庄子对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决定性影响，《诗经》《楚辞》对小说创作的开宗作祖意义等。

三曰中国古代小说唐前史料学探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是基础，是理清小说产生年代、成就、特点的必备资料，是进行理论分析的前提。汉前小说史料依附于历史、诸子，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跻身于众多文体之中，产生大量小说作品。程毅中先生在《古代小说史料简论》一书中提出：小说作品本身和版本、目录、作者

^①《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17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生平、评论等,都是重要的小说史料。本丛书在对中国古代小说各种发展阶段的重要作品进行探究时,注重考证,注重重要作家生平对小说创作影响的考察,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剖析,力求“言必有据”“知人论事”。需要说明的是,唐后小说史料十分繁富,由于小说是“小道”的观念,唐后一些极其重要的作家如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的生平往往不易弄清。因而对作家生平的考订应该成为小说史料学的重要内容,如与红学并列的曹学,就是专门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祖辈的学问。而用一本书探讨整部小说史史料问题几乎不可能,故本丛书对唐后小说史料的必要性、兼顾性研究体现在有关书中,小说史料的专门性探究暂时截止于唐前,唐后小说史料的专门性探究,留待此后有条件时增补。

四曰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发展轨迹和写作特点。中国古代两类最主要的小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经历了萌芽、成长、繁荣、鼎盛、衰落阶段,并在各阶段产生了彪炳史册的名著。我们采用通常意义的文言和白话区分法,其实严格地说,不能用“文言或白话”截然区分中国古代许多小说,典雅的《聊斋志异》里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通俗的《金瓶梅》中也出现台阁对话,《三国演义》则采用既非纯粹文言亦非纯粹白话的浅显文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唐传奇、《聊斋志异》等,具有明显诗化和写意性特点,人物描写带一定类型化、“扁平”性,故事叙述、情节结构较为简约明快。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不管是短篇小说《三言二拍》,还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重在描写情节完整、曲折生动、感人悦人的故事,或着眼悲欢离合,或着眼社会问题,人物栩栩如生,风貌复杂多样,长篇小说更具有一定的史诗品格。文言小说以志怪成就最著,白话小说描写人生成就最高。不管文言还是白话小说,在人物描写、情节布局、构思艺术上,在诗意化和寓意性上,既借力于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学其他样式如诗词辞赋散文戏剧,小说之志怪和传奇、文言与白话,又互相融汇、互相补充、互相借鉴,共同构成中国小说特有的人物创造、构思方法、描写格局、民族特点。



五曰对小说民俗的选择性考察。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特点。因为中国古代小说所反映的民俗太复杂,涉及面太广,时间跨度太大,难以专门用一本书进行既细致又全面的研究。本丛书在剖析中国小说发展若干问题时,顺带对小说中的民俗进行综合考究,并选择跟山东有明确关系的几部名著如《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对小说所反映的民间信仰、饮食服饰、祭祀占卜、婚嫁丧葬、灵魂狐妖迷信、神佛道观念……进行专门考察,研究这些人生礼俗对刻画人物、组织情节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与汉族民俗的对照,选择《红楼梦》作为满族民俗的载体进行研究。除与汉族类似的饮食服饰、神佛观念外,侧重考察《红楼梦》反映的满族游艺习俗、骑射教育以及满族的蓄奴风俗和与汉族不同的姑娘为尊的重女风俗。通过这个新角度对几部古代小说名著的解读,说明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中表现的民族风俗是其他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都不能替代的。

六曰对小说传播的选择性考察。文言小说的主要传播途径不外乎史家和目录家的著录、读者传抄、类书和丛书收录、戏剧改编。白话小说的传播途径要广泛得多,在传播上也更有代表性和广泛性。印刷取代传抄成为主要传播方式,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修髯子、刻印《水浒传》的武定侯郭勋等是小说印刷传播先驱。书坊为降低成本、扩大印刷推出的“简本”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选本如《今古奇观》,成为推动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明清两代的文人士大夫成为白话小说的重要接受和传播者,“评点”变成自娱悦人兼推动小说销售的手段,白话小说改编成戏曲也很多见,三国戏、水滸戏、西游戏、封神戏、杨家将戏等广受欢迎。而与广泛传播形成强烈对比、引起尖锐矛盾的是统治者的“禁毁”。其实,中国古代小说很早就传播到欧洲引起世界文豪的赞誉。《歌德谈话录》多次谈到在中国只能算做二流的小说《好逑传》《玉娇梨》等,歌德说:在他们(中国人)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对中国古代几部二流小说跟《红与黑》等欧美名著持类似欣赏态度。拉美文学两



位当代文学巨匠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都崇拜曹雪芹和蒲松龄，博尔赫斯曾给阿根廷版《聊斋志异》写序并大加赞扬。

七曰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研究。刘勰《文心雕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偏偏没有关于小说的内容，这固然因为当时小说还处于萌芽时期，也说明小说从产生伊始，就没法取得与传统文学如诗词散文平起平坐的地位。小说被列入“子”部，算做“杂家”。“小说”者，小家珍说，雕虫小技也。小说长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笼罩下，小说家总想羽翼信史、向历史学家靠拢，蒲松龄自称“异史氏”，就是司马迁“太史公”的模仿秀。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系统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理论常以序跋或评点形式依附于小说本身，主要起诱导和愉悦读者的作用，不像经学家说经，诗词学家说诗词，起到写作指导作用。因此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对小说创作经验的总结常是“捎带性”的副产品，且多需后世学者加以进一步综合阐释。古代小说理论极力与散文理论、史传文学理论相对接，以取得合法性，其核心理念、内在思路、观念表述多借鉴经史理论，特别是“文以载道”“良史之才”等观念经常被运用。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古代小说评点家对小说具体人物、情节东鳞西爪的评点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部分吉光片羽的观点甚至可与20世纪文论家媲美。

八曰中国古代小说构思特点。中国古代小说从萌芽到繁荣，经历两千多年，无数作家付出辛勤劳动，它们形成了哪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思方法？哪位作家是哪类构思方式的开创者？哪位作家是哪类构思的集大成者？这些构思方法是如何萌芽、成长，并长成一株株小说名作的参天大树？这些形态各异的参天大树又如何共居华夏一园，形成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千姿百态、摇曳生风的美景？……

这套丛书的写作目的，既想尽古代文学研究者职责，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拓出新路子，完成新命题，又想古为今用、研以致用，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的比较全面的检视，使得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学概念、理论在纸面上接轨、“比武”，让辉煌的古代小说以崭新如新的面貌走向读者，走向世界，引导当代读者阅读，给当代小说创作



者参考。

因为文出众手,每位作者都是此方面默默耕耘多年的专家,各有自认为必须说明之处,故可能本丛书对某些话题和观念,如“小说”词语的历史演变,或有重复涉及,乃或有此书与彼书抵牾之处,读者方家慧眼鉴识之。

古代文化典籍版本复杂,本丛书择善而从,所引用经、史、诗词、小说原文,基本采用权威通行本并在页下加以详注。

众擎群举,十年搏书,敬请读者方家指点。

马瑞芳

2015年6月12日于山东大学



目 录

总序 /1

绪论 /1

上 编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辨析 /1

第一章 小说概念的演化 /3

第一节 《汉书·艺文志》确立小说的基本特征 /4

第二节 正史著录的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 /9

第三节 文献目录学意义的小说之分类 /15

第四节 文学意义的小说概念之兴起 /31

第五节 文学意义的小说概念的普遍应用 /41

第六节 对小说概念的总结 /48

第二章 小说概念的近义词辨析 /49

第一节 稗官、稗史 /49

第二节 说 部 /52

第三节 传 奇 /55

第四节 演 义 /58

中 编 小说理论以散文理论为母体 /63

第三章 小说的“补阙”性质 /65

第一节 汉代史家确立小说的基本性质 /65

第二节 小说的编撰原则:补阙名义下的实录 /69

第四章 小说的“虚实”观念 /73



第一节	材料的虚实处理	/73
第二节	合理虚构与艺术真实	/79
第五章	小说理论对散文理论命题的移植和借用	/88
第一节	文以载道	/89
第二节	发愤著书	/104
第三节	良史之才	/108
下 编	小说理论的自身建构	/115
第六章	纯文学之小说观念的生成	/117
第一节	文人的笔墨之趣	/117
第二节	社会思想文化的推动	/128
第七章	评点:小说理论的创新	/135
第一节	评点的发展演变	/135
第二节	小说评点家及代表作概述	/146
第三节	评点文字自身的审美意义	/173
第四节	评点当中的理论命题	/184
第八章	小说理论的近代转型	/207
第一节	传统文化观念的改变	/209
第二节	新小说概念解析	/213
第三节	小说理论形态的转变	/232
结 语		/252
主要参考文献		/254
致 谢		/256



上 编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辨析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可见正名很重要。对于本书来说，最重要的名当然是“小说”，正小说之名就是辨析何谓“小说”。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既复杂又混乱，的确有辨析的必要。否则，连小说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小说理论又从何谈起呢？

要做的事情，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以文献为依据，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化，其目的是尽量客观地还原古人观念中的小说。在客观了解的基础上，再总结、分析小说的概念。史家所固守的正统原则，与民间伎艺的活泼应用，使得小说概念丰富多义。从文献目录学领域到文学领域，小说概念的内涵不断变化迁移。在此过程中，稗官、稗史、说部、传奇、演义等命名的出现，皆属于对小说侧重不同的认识。



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书画艺术不仅是一种视觉艺术，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书画艺术不仅是一种视觉艺术，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书画艺术不仅是一种视觉艺术，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第一章

小说概念的演化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①此语虽不准确，却也说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包罗之广、品类之丰富，正因为包罗太广，故“最易混淆者小说也”^②。直到今天，诸多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著作开篇第一件事就是辨析“小说”概念^③。古代“小说”的概念是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分化、演变的，“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④。小说的发展历史也是多类小说概念并行不悖的过程。

①〔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序》，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第233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②〔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第28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③ 参见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王汝梅、张羽《中国小说理论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方正耀《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④〔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第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



第一节 《汉书·艺文志》确立小说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小说”乃是一个文类概念，总括各类不入经史的杂著，内容极其驳杂。《庄子·外物》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小说”这个词的文献：“夫揭竿累，趋灌渚，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①唐代人成玄英疏曰：“干，求也；县，高也。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问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②关于这个“小说”，鲁迅先生做出了明确的界定：“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③先秦诸子著述中类似的表达还有小言、小家珍说等，皆是小道之意。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但原意不是指一种著作文体。小说作为一种著作，甚至作为一种学派，独立成为一家之言，是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才出现的。”^④小说的原初概念也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得最为完整和明确。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⑤。他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汉书》，在文学方面以辞赋著名，《两都赋》为其代表作，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咏史》也是他的作品。

《汉书·艺文志》首先“序六艺为九种”，著录了儒家经典类著作：《易》十三家、《书》九家、《诗》六家、《礼》十三家、《乐》六家、《春秋》二十三家、《论语》十二家、《孝经》十一家、小学十家。然后是诸子著作，依次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诸家。最后是：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① 《庄子今注今译》(下)，第7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 见〔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00页，影印本《诸子集成》(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④ 程毅中：《古代小说史料简论》，第3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⑤ 本书所列人物生卒年、籍贯、生平等信息，参照人物正史本传，以及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黄霖、蒋凡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①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②

① 编者注：所列小说具体篇目数量相加，为一千三百九十篇。

② 〔唐〕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44~1746页，北京：中华书局，



从班固的著录和判断来看,汉代的小说是琐碎的、无重大意义的、多舛讹的,“小说”属诸子之列。《论语·阳货》中提到:“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北宋邢昺疏曰:“闻之于道路则于道路传而说之,必多谬妄,为有德者所弃也。”^①道听途说既为有德者嫌弃,自然属于“不可观”。那么,班固为何著录小说呢?

先秦直到汉代,书写仍然是一件不易为的事情,书写的材料难得,书写的工具也难得,耗时费力,故而古人对于要书写的内容很慎重,只有典型的、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事情、言论才值得书写。“古人未有所为而著书者。小说家虽不能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汉志论九流语),然亦欲因小喻大,以明人事之纪,与后世之搜神志怪,徒资谈助者殊科,此所以得与九流同列诸子也。”^②可见,即便小说家“浅薄”“迂诞”等等,也是有为而作的。

与此同时,人们的言谈趣味也是与生俱来的。书写典重,无妨闲谈。除了“以小喻大”“明人事之纪”,最初小说的产生恐怕也多源于趣味,因为这些琐碎散乱的不经之谈,可以给谈论者和听众一种愉悦、一种小小的教益甚至一种窥视秘密的趣味,更多的记录形式是口耳相传,没有载诸竹木的资格。随着书写方式的进步,毛笔、纸张得到广泛应用,书写的心情也变得更加随意,原本的道听途说、饭余闲谈,在随手可得的竹木简、纸片上,就可能被记录下来了。这种记录也开始变得随意起来,琐碎的言谈、琐碎的记录,自然多有谬误,故不被看重也属情理之中。

但是,文字材料既然已经书于竹木之上,弃之可惜,不妨给它找个存在的意义,于是就从《论语》中找到了。汉代独尊儒术,儒家经典作为依据自然最有说服力,不容置疑。班固引用的孔子语,实为《论语·子张》中“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所谓“小道”,就是“小说”,郑玄注曰:“小道,如今诸子书也。”何晏《集解》曰:“小道谓异端。”这个“观”,也是“兴、观、群、怨”之观。《论语正义》曰:“此章勉人学为大道正典也。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观览者焉,然致远经久则恐泥难不通,是以君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②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见《余嘉锡文史论集》,第25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